

别夸大反腐对国考降温的影响

苏剑一



今日论语

2015 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考试录用公务员笔试昨日举行。根据此前发布的公告,本次国考计划招录 2.2 万余人,招录人数创历史新高。然而,本次国考的报名人数和平均竞争比却创下五年来最低——今年共有 140.9 万人通过资格审查,比去年少 11.5 万人;本次国考的平均竞争比约为 64:1,低于去年的 77:1。

报名人数和平均竞争比双双下降,让国考降温的论调充斥于媒体报道之中。有专家将这种变化归因于八项规定、中央巡视组巡视等一系列反腐倡廉行动,认为“拍蝇打虎”挤压了公务员的灰色利益空间,使社会对公务员铁饭碗的兴趣锐减。可事实上,国考数据变化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,反腐并非国考降温的主因。

最近两年,中央反腐确有不断加码趋势,也曾出现过公务员抱怨福利缩水、公务员想辞职的报道,但现实远未到“官不聊生”的地步。总体而言,公务员仍是当今社会最稳定、福利最有保障的一类工作,公务员仍比其他行业拥有更多资源和机会。从报考数据看,海关、税务等“油水”多的部门,依旧备受考生追捧。

在公务员收入分配制度、养老金双轨制等现状未有根本性变化之前,这一群体的“社会地位”不会出现根本性动摇。最直接的证据是,近两年确有一些公务员吵嚷着要辞职,但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离职潮。年轻人仍将公务员视为“铁饭碗”,国考热度依然很高。

那么,国考数据“降温”应该如何解释?其实,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此前曾分析过三个原因:其一,国考的职位设置更科学合理,资格要求更详细,减少了盲目报考;其二,更注重报名的诚信机制建设,“报个名试一试”的情况大幅减少,挤掉了报考数据虚高的“水分”;其三,考生对公务员认识更趋理性。

换句话说,公务员报考数据的变化更多是技术性的,而非结构性的。相较于想当然地将国考降温归因于反腐,这样的分析显然更有说服力。正因如此,将今年的公务员考试称为“最容易国考”,其实并不严谨——压缩报考的水分之后,考生大

都是有真实报考意愿的人,这意味着考生之间的竞争实质上会更加激烈。

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·菲尔普斯所说,受教育程度良好的年轻人争当公务员,是一种严重的浪费。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,我们当然希望已“高烧”多年的公务员考试能“降温”,希望公务员能够回归为一种普通的职业选择。但是,舆论应该分清理想和现实的區別。过分夸大反腐对国考降温的影响,很可能会像之前的“反腐影响福利论”一样,为一些公务员“撒娇”提供新的由头。

我们乐见公务员考试出现新的变化,也期待社会对公务员的认识更加理性,但是,唯有进一步推进公务员制度改革,以后的公务员考试才会真正“退烧”。

新民随笔

90 后来了

晏秋秋

上周,两则新闻,让 70 后、80 后感慨。

一则,是 90 后创业者余佳文火了。他说,公司明年要拿 1 亿元利润分给员工。尽管不出意外的,网络随后将他和他的公司扒了个“底朝天”,但 90 后的高调,让人印象深刻。

另一则,90 后的少年 Niko,控诉优酷抄袭,一篇《少年不可欺》写得有理有据。从优酷的反应看,此事基本属实。90 后的理智冷静,让人印象更加深刻。

不知不觉,这个社会,已来到 90 后的年代了。1990 年生人,今年 24 岁。回想我们,在这个年龄初入社会,为自己的事业、生活打拼,或生活在他人的眼光中,或生活在压力的夹缝中。这些,与如今的 90 后,是多么不同啊。“选择另一条路”,是 90 后的自由。对这样的选择,我们可以看不懂,可以看不惯,但必须看得开。

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,在于年轻人的不断融入。90 后的前途,是不可估量的。从网络爆料看,余佳文固然称得上霸道,但他的想法,他的做法,许多人却根本连想都想不到。再看 Niko,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,面对着庞大的网络巨头,我们是妥协,还是抗争?会不会自认倒霉?有没有这份“闲心”去自我维权?每个人,对此都可以扪心自问。

当然,也没必要捧杀 90 后。因为在 90 后这个标签下,一切的“撒娇式表演”,或乖张的言谈举止,都可能被看成是“个性”,这就脱离了社会发展的本质。玉不琢,不成器。社会上太多的风雨,90 后还没有经历。这可能会使这一代中的一部分,缺乏愈挫愈勇、屡败屡战的素质。

少年弟子,江湖老。90 后的崛起,也让许多人意识到,确实年龄大了。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,从来只会是个例。对 90 后的包容,对“新鲜事物”的宽容,或许,是许多人能够跟上“互联网思维”的原因之一。

新民新语

“柜”中人

曹刚

世界艾滋病日到了。许多人恐怕只有在今天才会关注艾滋病和同性恋人群。这两类人常绑在一起见诸报端——比如今年,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报告显示,我国艾滋同期死亡率大幅下降,男男性传播感染率持续上升。

一提艾滋病就想到同性恋,让耿乐很头痛。他当过 16 年警察,辞职后在同志交友领域创业,获得数十万美元融资。“这是误解,艾滋与性取向无关,与不安全的性行为有关。男男性传播易导致黏膜破裂,如果不做安全措施,感染风险很大。”

耿乐分析,男同感染率高的另一大原因,是不被社会接受。“长期生活在暗处,不能光明正大谈恋爱。但他们有情感和生理需求,就去找一夜情,很危险。”

新民晚报大学版的学生记者走访多名“柜”中人后发现,在越来越开放的中国社会,同志人群仍非常边缘化。尽管苹果公司 CEO 库克勇敢“出柜”让他们很振奋,但大多数人还是选择隐匿、压抑,不敢推开“柜门”。

周遭充满误解与歧视,他们钻进“柜子”,无奈选择形婚——伪装成异性恋,组建形式上的家庭。结果,数千万同性恋者可能伤害数千万无辜的异性恋者。

相比之下,男同和女同协议形婚,对彼此伤害小一些,却也会陷入混乱——既要长久欺骗亲人,还可能为了满足家人期望要孩子,关系更错乱。形婚背后的心酸,源于社会固有的性别期待。传宗接代,光耀门楣,长辈脸面……都比个人幸福重要。

据统计,同性恋的比例超过 3%,如此算来,我国起码有 4000 多万“柜”中人。他们的亲朋好友,至少上亿,可能是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。

压着那扇沉重“柜门”的,是畏惧,更是偏见。伸手推一把,帮他们出来透透气吧。不妨就从了解常识、消除误解开始。他们要的不多,一个平等友善的眼神,足矣。

当心“掉在两把椅子中间”

权威声音

若干年前有位年轻人从师范学院毕业后问父亲:我今后是当教师还是按志趣和特长争取当歌唱家?其父说:我只能告诉你,应该选定一把椅子,如果想同时坐两把椅子,你只会掉在两把椅子中间的地上。年轻人最终选择了唱歌,他就是世界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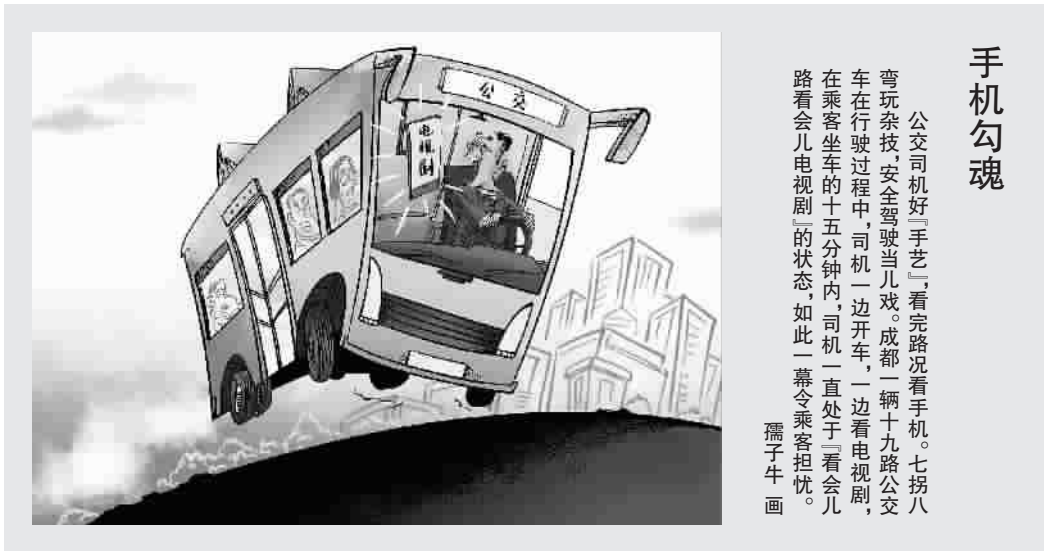
贪婪者无成。当“鱼与熊掌”不可兼得时,“选定一把椅子”格外重

要。古人云:道不欲杂,杂则多,多则扰,扰则忧,忧而不救。“选定一把椅子”,以免“掉在两把椅子中间”,实际上也是学会限制自己,体现的是一种清醒和睿智。

有位大学教授,在就任该校党委书记时说,任职期间不再申请和承担重大重点科研项目,全身心投入管理工作。这就是一种自我限制。现在有些干部,“一朝权在手,便把私来谋”,如果手中握着权,心里想着更高官位应等于更多财富,则不仅会坏了市场秩序和官场风气,自

己迟早也会钱财两空。

与其计较价钱,不如想想价值。确实,以正确人生观及价值观为准绳,才能“定乎内外之分,辩乎荣辱之境”,不为“两把椅子”所累,在选定的那把“椅子”上发光发热。其实,我们每个人都在做一篇以生命为题目的文章。不因浮躁而在“两把椅子”面前犹豫,不因急功近利而被世俗所淹没,不因“价钱”而神魂颠倒,把“兴趣、擅长、价值与贡献”融合起来,方能做好生命这篇大文章。(刘根生刊今日人民日报 本报有删节)



网视舆情

一篇题为《少年不可欺》的文章这两天在微信上广为传播,作者讲述自己的作品被优酷抄袭的经历。目前事实虽尚未得到证实,但在网上作者的遭遇已引发无数人的愤慨,涉事公司第一时间做出回应。梳理理论的反响不难发现,此事之所以如此受关注,除了事件涉及的事实较为清晰,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,抄袭过去普遍被视为中国 IT 企业的原罪,在舆论的后续发酵中,创新保护的话题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。

互联网为人们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,也为抄袭提供了便利。从技术角度看,中国 IT 企业是后来者,借鉴外国的创意相对普遍,这种行

被欺负的少年

何小手

为向来诟病。另外一种侵权行为是纯粹内容的抄袭,《少年不可欺》此次所针对的正是这类行为。按理说,内容抄袭更容易识别,因此更应该避免,但事实并非如此,这一方面因为国内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对滞后,使得违法成本大大降低,另外,法制的滞后也影响了人们的消费习惯,这使得知识产权成为一种“冠冕堂皇”的东西,它受到认可,但一旦要执行,往往阻力重重。

人们尽管憎恨抄袭,但也在乎利益。侵权既是个道德问题,更是种利益纠纷,利益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立场。前段时间,华为、中

兴就专利被侵犯而向小米等公司发出律师函的传言闹得沸沸扬扬,舆论对此事的反响出现分野,一方认为华为这类重视研发的公司值得尊重,对其维权表示支持,另外一方则认为这类维权并不高明,其目的只是利益,这在当下并不合适,中国的公司应该一致对外,而不应该窝里斗。后一种声音尽管很微弱,但所表现出的舆论心态其实很有代表性,面对一家有抄袭污点的公司,人们评价它的时候,往往会考虑它对消费者乃至整个国家所做的贡献,于是,知识产权保护成为一种需要辩证看待的问题,而企业一方,往往也可以通过强调自身的

成功来掩盖创新方面的不足。

中国的消费者似乎不习惯为知识产权买单,热爱免费的东西而不习惯收费模式,这种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舆论对侵权行为的评价。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,提出维权诉求后,侵权者除了付出一定的利益补偿,其他的损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侵权纠纷经常被简化为利益纠纷,甚至在企业维权过程中,有的人习惯性质疑维权者的动机,认为企业树大招风,维权者的维权目的只是为了获得利益。大概因为利益可以摆平一切观念兴起,侵权者似乎也不会为其行为感到耻辱,相反仍然在市场中顺风顺水。此次“少年不可欺”事件该怎样收场尚不可知,如果优酷确实侵权,并且给予原作者一定的赔偿,优酷的污点是否会被人们记住呢,这个问题恐怕要打一个问号。